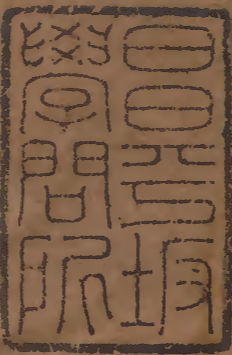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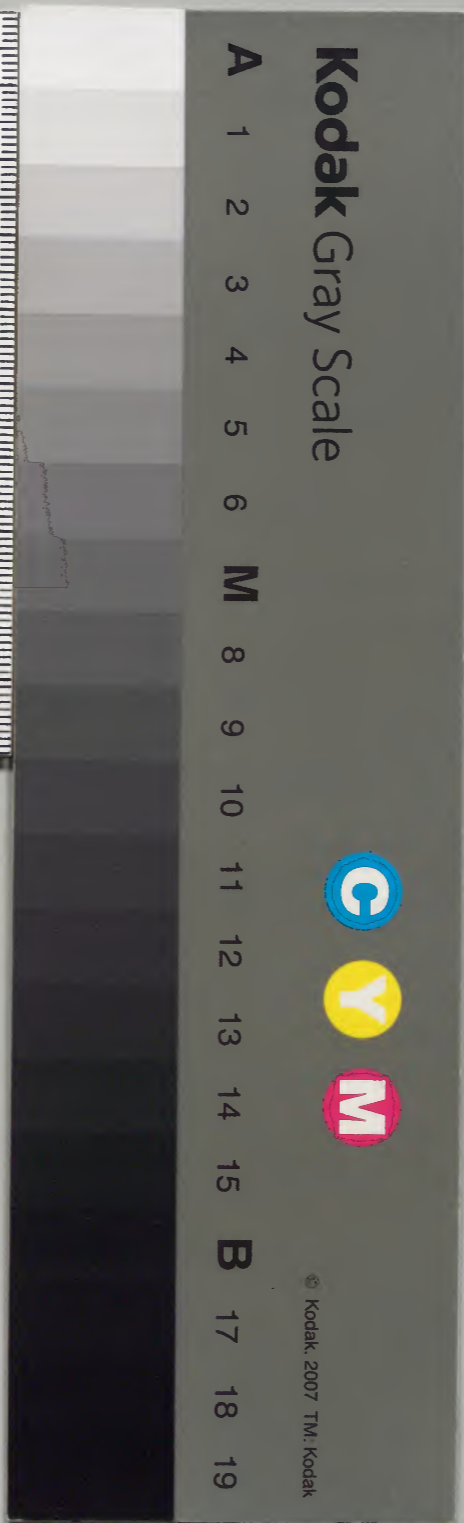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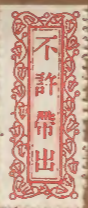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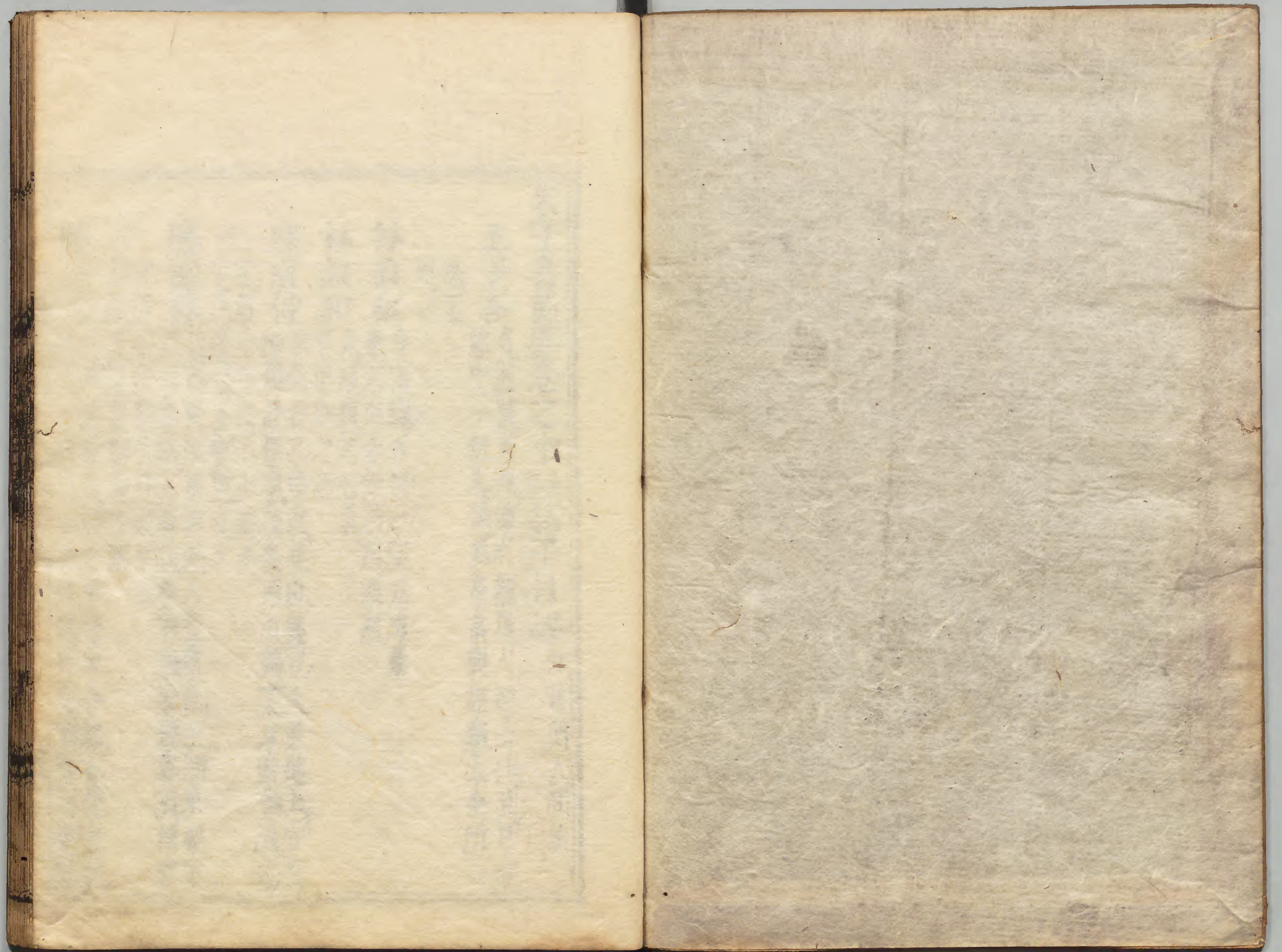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二	〇	〇	〇	〇
冊	號	架	函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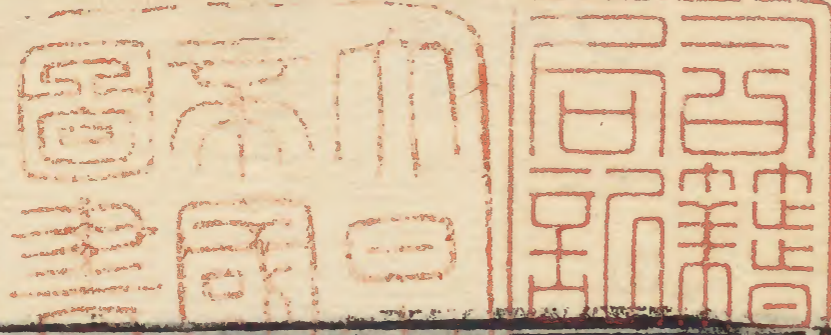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〇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〇	〇	〇	〇	〇
函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12)			
函號	298	279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二諸子目錄

知舊門人問答
漢華文庫

王子合 名遇號東淵漳州龍溪人進士仕至戶部郎中一統志稱為高弟與語類大全所云

殊不

林伯和 台寓錄名鶴一字元秀黃巖人進士終筠州通判

林叔和 見語類云好主葉正則之說

陳膚仲 實紀名孔碩號北山候官人第進士官至秘書閣修撰有集真西山稱其文章辭翰為近世第一年後八十盡見更化後事不變所守云

滕德粹 名璘號溪齋新安人登第仕至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致仕慈祥廉潔隱處有博雅堂清心亭相羊自樂年八十終有溪齋類藁等書

滕德章 名珙號蒙齋璘之弟進士合肥余先生銘其父墓有曰二子皆能自立有聲州縣間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二

又稱珙廷
對甚佳

廖季碩 名侯

楊元範 名大瀨按先生知南康軍公為軍學
教授先生建自鹿書院屬公董其事

潘文叔 實紀名友文金華人福建提舉一統志為
萍鄉尉賑飢有方論立社倉文公記之

潘端叔 實紀名友端金華人朱子稱其有志操顯
謨閣時之子中書良貴之從孫見先生撰

誌

潘恭叔 實紀名友恭端叔之弟任明州司理參軍
先生除從官舉代狀云存心懇惻造理精

深孝友廉靜其於
世務亦所該通

鄭仲禮 南軒明人
未詳其各

余占之 實紀名隅號克齋古由人朱子稱其
警敏有克齋集一統志朱門高弟

程正思 各端蒙饒州德興人著小學字訓先生撰
墓誌云端慤剛介見予於婺源以求道修
身為己任固守
力行抑邪與正

汪子文

汪聖可

周舜弼 實紀名謨南康建昌人朱子稱
其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有語錄

董叔重 實紀名銖號盤澗饒州德興人進士
授金華縣尉公論駁諸說見啓蒙等書
盤一作槃勉齋誌公墓

黃子耕 宋史名營號慎齋隆興分寧人舉進士知
台州憂民如家嘗從郭雍後從朱子學朱
子深期之有語
錄庭堅姪孫

曹立之 名建號無矣餘干人從程沙隨陸象山學
又以書講問於南軒後來南康見先生盡

得南軒遺文乃知有定論而

不疑見先生所撰公墓表

萬正淳語類名人傑興國人云大治人實紀號止

齊朱子稱其氣質甚美有語錄按實紀謂

象山大治縣屬興國集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二

知舊門人問答

答王子合

前月未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
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
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
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若不
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
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所喻思慮不一曾次疑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

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
鮮而自釋矣

子晦子合所謂亦善但謂云云必不然矣今但

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
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
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
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
受之為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為與世周旋不得已
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
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

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
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
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
論之謂受贄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
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為心術之害者甚
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源本塞源然後
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
考之再_二以見喻_一說上說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
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

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

所論祠記前白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白庸仲亦以脩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閑整頓然亦凜凜不敢自

保况敢作文章說道理太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太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太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及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為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

它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
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
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鑄碑立客只爲一時觀美
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橫溪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
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
譬畫分踈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
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虚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
心自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
非得失不出崇朝而決矣

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深長上不
欲痛下鈴鏡後來自覺如此舍胡恐誤朋友力著力
催儻功夫則深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
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
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伯和

名勳一字元秀黃巖人
乾道進士終筠州通判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
道懇切之意以嘉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
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
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

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
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
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
嘗及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
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
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
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自之計莫若且
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
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
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

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
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
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
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
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
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
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
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
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

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林叔和

示喻爲學本未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它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

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陳膚仲 孔碩

太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爲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

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

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着言擗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酬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此傳未便來，雖不得書傳

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結定以為喜但更須自家
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
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此規矩
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然而已究竟亦何
益乎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
非欲為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
解人意尤悶人也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
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
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
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四明指
林栗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會做得功夫
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為而卒為
之本欲為而終不能為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
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
不移身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身浮泛終何所
成不但教導一事也近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曾
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它更將已曉會得
處反復玩味言外別見新意决是有所不能矣以此
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未
明未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

索性理會教十分透徹少時衰朽之望乎學記本當
作但近日道學朋黨之論方起著甚來由立此標榜
招奉惹踢耶已展者不可縮此却容斟酌耳又况韓
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處為人指笑却恠它不得也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
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
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白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
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
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
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

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
然張旺耳

答滕德粹 璘真西山云兄弟從朱子學終身
踐履韓侂胄當國有欲引用意終

不屈年八十致仕
相狎有溪齋類藁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
才得一歸掃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
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
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為
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
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徊岐

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
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
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
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
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無貪多欲
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
足下誠若在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
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
不知復有它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
之又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

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
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它未暇及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
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遠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
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
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
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
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足之地
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補試得失如何此不見補試房然計此亦分定矣雖

斷置不下，徒有紛紜，豈能移易毫髮於其間哉。而其所以害夫學問之道者，則為不細。蓋物欲利害之私，日交戰於胸中，亦何暇而及於玩索存養之功也。耶近思所疑，但熟玩之，自當漸見次第，但恐心不專一，則無由可通耳。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滲侵蝕，日以益深也。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夫處，而就已分用力，方有

實効。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却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為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示喻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為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相似，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為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

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
此來不如乘間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
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示喻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真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
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它求也顧恐或未能耳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它
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
所疑至於為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
仲簡呂子約祖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
皆可從游也

熹冬來却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
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
加矯厲專一用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正思
程端

蒙叔重
董銖

答滕德章珙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
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
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
當力學脩己為急耳陸文教入於叔歛學者散亂身

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
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
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
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它巧只要持守純
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
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
有德之言也

答廖季碩 侯

比兩辱書良以爲慰又深愧感尤異登聞士友咸喜
脩塗逸駕自此其可量耶累書下問勤懇顧何愛於
一言但欲以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獻則賢者於
迂闊而不可行之地欲舍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說
則又不知所以言也是以久而不知所以對惟高明
之有以擇焉則於此二柄其必有所處矣
誠齋直道孤立不容於朝然歛其惠於一路猶足以
及人也知有講評之樂尤以歆羨

答楊元範 大遷

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

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潘文叔 友文

所喻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已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絲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會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却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掌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

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太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斷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脚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日子也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求不

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為憂也。

答潘端叔 友端與友恭皆時之子，良賈之從孫，見墓誌。

示論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熬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鄙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定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已，而其為

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恠，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

答潘恭叔 友恭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
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
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
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
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
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
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儀禮功夫度有餘力乃
可爲不可使勝却涵養省察之實也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
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

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所論讀
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
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減却內省功夫耳

先生將吝字看得重直是說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
處故凡形於外者無非私已之發此驕之所由有如
此則工夫全在吝上

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要是兩種病
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証尤可畏耳

答鄭仲禮

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但中間得季隨所寄疑

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於衆口不能自伸初
不知其爲誰何既而乃知改名曲折甚慰別後之思
也茲辱惠書益以爲喜比日春和遠惟德履殊勝熹
憂患衰朽中間幾有浮湘之便竟以病懶迂踈不復
敢出今又紛紛度其勢終亦難動每念吾敬夫逝去
之後不知後來諸賢所講復如何比得李隨書又無
復十年前意象矣歲月易失岐路易差無由相聚痛
相切磨千里相望徒有慨歎耳彼中朋友今有幾人
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鉢之傳否向來猶時
有往來商訂之益得以知其踈密近年遂有不涉思

慮言語之意虛無象罔不可捕詰皆非平日所聞於
吾亡友者不知何故變得如此甚可歎也彼中指長
沙南軒講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
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
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
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
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
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
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答余占之

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周張三書恐未暇及若欲便看過熟讀深思此外更無別巧然亦不惟三書凡讀書之法皆不外此也周張謂濂溪橫渠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太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程正思

端蒙鄱陽人所著小學字訓見性理群書先生許之以為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下大爾雅也

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曾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為言則

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閑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

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撥不爲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功夫離群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辯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

唐本下註
知下一本
空一字
是雲字

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
恐却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太
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
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
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明耳
故不必深與之辨
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
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
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祝汀州見責之意敢

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
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深說得透前拚後未盡見
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
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
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
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
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
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
辨此深可歎賞深慚老繆放過此著今日徒勞頰舌
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
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為甚不身
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為為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
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
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為
未滿人意耳

陳正已之論何足深辨果老嘗說少時見張天覺或
告之曰蔡元長說相公極正當只是少些機數張應
之曰蔡京斫頭破肚漢我若有機數却與你一般也
若得它說伊川用處不周即伊川與你一般矣此可

付一笑也

果老謂釋宗杲
張天覺商英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為神性所惑殊駭聞聽於此
等處把握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
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為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
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汪聖可

示喻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
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周舜弼

謨南
康人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
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
未須遽責効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
論因來不妨見寄務實辨別自錄語云寒泉之別請教曰務實云云
彼中朋友用功為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
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
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
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彼中商康向時在彼時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會實持

得敬不會實窮得理不會實信得性善不會實求得
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
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
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
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
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
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虚心涵泳未
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功夫求取放心然
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
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

矣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
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種穀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
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
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及混雜得無分曉處若
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
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見無交涉矣仁
義禮智便是性之大自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為兩
事大抵前後見舜粥講論多是不切已而止於文字
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轉轉方有實

地功夫也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功夫亦只是且
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
也敬子遠來不身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
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
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
此等為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
躁迫也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
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

說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示喻為學之意大槩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它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又聞頗有朋友之助

當此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願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為佳耳來說太槩明白詳細但且於此更加反復處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固願一見但遠來費力不若如前所說著實下功果自得之則與合堂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

蔡君元思

答董叔重 銖

示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

功爲往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荅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喻所謂深體太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所疑搜尋急迫之病恐是用心太過使然所云發見

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闊即不會說等待尋討將來做功夫也

所喻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程先生論中庸爲飛魚躍處日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鉢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日必者非有人有人以勿之者蓋謂有生張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

多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
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
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
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
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所謂必有事而勿忘者
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是
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

舊說固好似涉安排今說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
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
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答黃子耕

音音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
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
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
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
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
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閑散既無所效
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太指乃
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

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會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今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指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

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身至不是別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為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各字今人反為各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

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次關耳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潔矣但尚有繁雜處且就正經乎自玩味久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正淳伯豐近皆得書學皆進益可喜泉漳之間亦得一二學者將來可望不虛為此行也

熹憂悴無憊無足言者治葬結廬二事皆在來年今且造一小書院以為往來幹事休息之處它時亦可藏書宴坐然已不勝其勞費未知來年復如何也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脩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

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

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正據上文恐當作靜

熹湘中之行初但以私計不便懇辭然愚意尚無固

必既而乃有決不可行者遂至投効諸公蓋已厭之

然猶不肯以此為名又以病辭然後得免世途艱險

乃至如此本非欲以是為高也歸來已一年矣而卜

葬未遂築室未成自春來無日不病見若脚氣寒熱

伏枕已兩日矣大抵血氣日衰雖是舊病亦如新證

未知能復得幾時也示諭為學之意及中庸疑義皆

比舊儘詳密矣湘中之行雖前湖運副時決不可行謂經界報罷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
為務但加跌靜坐且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
暖即漸見功效矣

熹初意到此即遣人招正淳伯豐及余正叔而此間
事繁財匱時論又方擾擾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為計
遂未能及幸因書為致此意徐觀事勢如何乃敢議

此也 湖苗安撫赴潭州時光宗疾
不過重華官時論因此擾擾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
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
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關底隨處操

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所聞
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
力不及耳

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潛思固守以度幾於久遠年來
僅得伯豐最為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
不能為懷非獨以平日往來遊好之情而已聞其親
年高遭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却皆言其子曉
事此則猶為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并弔其
家而力不能辦今有書信不免奉煩為尋的便附往
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改

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聊以卒歲此乃
今日最上策也悠恐當
兩辱手示得詳近况良以為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
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
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
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但恨
相望益遠衰晚沈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為恨耳伯豐
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
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為遊好
之私情也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
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
未為失計也來喻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
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
復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
未學亦有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
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
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
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
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

益況如賢者春秋尚富精力尚彊其可不自勉乎

答曹立之

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
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
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
揜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
講學為充塞仁義之禍而南軒頃亦云傳夢泉者揚
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
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
疑貳祕藏以滋其惑也且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

書更扣陸兄也

大治縣屬興國軍乃武昌地彼指陸氏立之正淳皆嘗師陸氏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
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
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
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
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
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為
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
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
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早曠又未必成來

深以為恨也。元祐諸公不能開道君心，固為有罪。然謂不當并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為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為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

無以異也。馮兄弟指陸象山兄弟立之嘗師二陸故
誅王甫等後為曹節誣死見能吏傳

答萬正淳人傑

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欄柵，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撈水中取物也摸音莫又音摸手捉也
謝氏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愚謂舍義取生之說未當。所謂生重於義者，義之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

所為之
為唐本
作謂

豈謂義與生相對而為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
無益矣如此則所為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為計
較利害之私矣尚安能取中乎

此論甚當故明道先生曰義無對

嫡婦附於妾祖姑誠似未安然未有考則不得已且
從附於親者之又蓋捨此杜撰不得也

喪小記妾附於妾祖姑正義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
則妾無廟春秋考仲子之宮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
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審如是則天子之元后諸侯之
元妃雖曰無子必當配食於廟而其他或繼室或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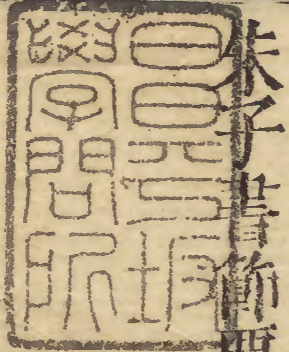
妾雖曰有子而即天子諸侯之位者皆當為壇於廟
而別祭之至大禘則附于正嫡而祭所謂諸侯不再
娶於禮無一嫡之說可通於天子也

妾母不世祭則未無妾祖姑矣恐疏義之說或未可
從也為壇之說恐亦未安附嫡而禘妾並坐尤為未
便恐於禮或容有別廟但未考耳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同處而各有室廬否

古人宮室之制前有門中有堂後有寢凡為屋三重
而通以墻圍之謂之宮以理言之父子固當同處然
所居之左右前後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

如何得同處此等事古今異宜不可得而考也
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
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揚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為老莊
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
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
到急表處則便只是以此為主也此為學者深切之
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
言而斷以為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今
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皆馳也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二

